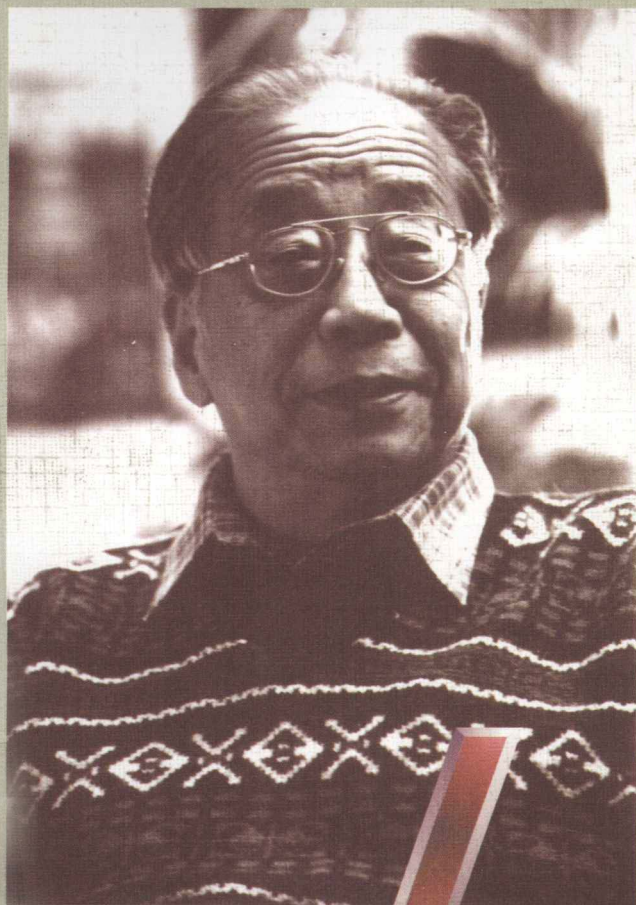


杨四平 著

刘征传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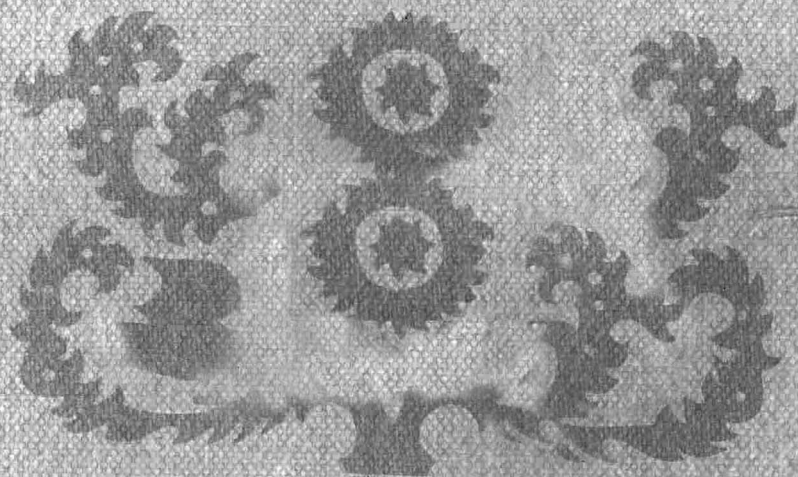


LIUZHENGZHUANLUN

文心出版社

刘征传论

杨四平 著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征传论/杨四平编著. - 郑州:文心出版社,
2000.5

ISBN 7-80537-810-X

I .刘… II .杨… III .刘征-评传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111 号

刘征传论

杨四平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5.25 印张 83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80537-810-X/G·743

定 价 9.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无忌童年	(1)
第二章	从家塾到村小	(8)
第三章	七七事变与迁居北京	(13)
第四章	城小与书林漫游	(17)
第五章	四存中学与拜师学艺	(23)
第六章	北京大学与“新我”	(37)
第七章	从军人到编辑	(43)
第八章	《集零集》流产前后	(50)
第九章	文革劫难与凤阳干校	(57)
第十章	复苏的歌	(69)
第十一章	寓言诗的狂欢:刘征寓言 诗综论	(77)
第十二章	荆棘上的蔷薇:刘征杂文 综论	(100)

第十三章	古韵新声:刘征诗词综论	(138)
第十四章	何处驻征车	(153)
后 记		(158)
附 录	刘征著作目录	(162)

第一章

无忌童年

刘征,本名刘国正,1926年6月9日生,属虎。他生性和善,且不相信属相。他说:“我属虎,但我一千多度近视,只能同逗号句号打交道,而且除了曾拍死蚊子(早年间还有臭虫)之外,从来不曾残害生灵。可以说既无虎心也无虎胆,可是偏偏属虎。”“要这个属相,顶个屁用。”^①可是,刘征却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偏偏又选择了“画虎”生涯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画虎居”,出版诗文集也取名为《画虎居笑谈》和《画虎

^① 刘征:《人与虎》。

居诗词》。刘征与“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

刘征的出生地是河北省宛平县(今北京大兴县),他的祖先居沈阳,老辈告诉他是随“龙”进关的。他的太祖父是武进士,出任过北京南城守备。刘征出世时,太祖父已去世。他的祖父也好习武,放鹰打猎。不是“书香门第”,是“武香门第”,人丁兴旺,家道丰实。习武世家出身的刘征并没有成为理所当然的武学后代,而是朝着习文的方向发展。这或多或少跟刘征的生性有关。

倒是刘征的父亲给刘征以知识的浸染——不充分的浸染。刘征的父亲上过大学,学法律,毕业回家时带回一箱书,其中有本《拿破仑传》,给刘征的印象很深。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到北京,刘征的家庭逐步降至城市贫民的地位。为了维持生计,父亲搞过运输,开过染房,在天坛里租种过田地,后来凭祖传医术开业行医。百般挣扎,境遇仍每况愈下。可是父亲仍尽一切可能供刘征上学,不惜花费,给他买许多书,包括一部百衲本前四史。他的母亲也深深爱他。刘征深情地说:我深深感谢我的父母,可惜母亲早已长逝,父亲也在“文革”的打击下辞世了。

但是,童年给刘征还是留下了难忘的片段印象。

刘征的童年里盛满了“大人讲的故事”^①，也辟有“自己的百草园”^②。刘征回忆道：“想一想，我何曾没有自己的百草园？我那在夕阳中去捉蟋蟀的、晚秋干涸了的河滩，我那在春风中去捉蝴蝶的、开满紫色小花的苜蓿地，我那在炎炎夏日下去捉小鸟的、绿阴浓浓的灌木林，那些曾经吸引过我全部幼小心灵的、因之挨打也不反悔的童话一般的所在。”^③刘征童年的百草园是童话般的乐园。刘征还认为人人都会有自己童年的百草园，可是最终每每逃脱不了被岁月尘封的命运。所以，他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加长，升沉荣悴，忧乐恩仇，成败利钝，人情世故，一回又一回的践踏，一度又一度的刮磨，一番又一番的煎熬，一重又一重的蒙翳，使童心这一小块洁无纤尘的天地逐渐昏暗、破碎乃至消逝。”^④这是步入老年后的刘征对儿时百草园感伤的回望。乐园成了废园。回眸“不识愁滋味”的乐园，对老年的刘征来说多少显得有些“奢侈”。龚自珍有诗云：“狂牖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忽忆儿时筋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⑤在刘征的百草园中，有两个刘征在焉：一个是童年的刘征，把百草园当作乐

① 刘征：《四壁小记》。

②③④ 刘征：《“百草园”随想》。

⑤ 龚自珍：《己亥杂诗》。

园；一个是老年的刘征，将百草园视为荒园。尽管刘征在重温童年乐园时，也能燃起“一灯红接”的激情，但毕竟已成为记忆中的灵火了。无论怎么说，儿时的百草园，曾吸引过童年的刘征的“全部幼小的心灵”。对刘征而言，“童年，童年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个百草园/只留下一个百草园/一切便都留下了”^①。

常言道，母爱是人世间最圣洁的爱。没有母爱的人生是难以想象的；而“世上只有妈妈好”又将母爱推至极致。1988年的中秋之夜，当刘征在月下的景山散步、赏月时，是母爱让他从现实回到了历史，从老年回到了童年，从眼下的冷清回到了儿时的温馨——那乐融融、美滋滋的母爱：“果品供神兔。梦依稀，儿时情趣。偎娘笑语，湿单衣，满庭风露。”^② 母爱与自然、童贞、爱心连在一起。母爱是让人回归自然的通途。可是，由于他的家庭在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他的诗文中很少涉及亲子之爱，我们只能从一些片段文字中透视他的深蕴的心声。他有一首咏月诗道：“月曾照母颜，月颜今似母。隔世相见难，胡为默无语。”^③ 这默然无语中正有千言万语酸辛的诉说。

① 戏仿痲弦的《秋歌——给暖暖》的末节：“秋天，秋天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个暖暖/只留下一个暖暖/一切便都留下了。”

② 刘征：《凄凉犯》。

③ 刘征：《平生最爱月二十二首·六》。

放牛,是农村孩子的一门日常“必修课”。刘征虽不曾当过放牛娃,童年史册上也有过关于放牛的诗意记载:“隐山湖畔踏莎行,竹叶轻吹作鸟声。犹是儿时牛背曲,何曾老去减风情。”^① 1991年5月间,当刘征在桂林的隐山湖畔散步,听到竹叶在风中发出如鸟语般的轻唤声时,他顿然想到的是儿时骑在牛背上吹吹唱唱的歌声。

敲盆以驱天狗蚀月,是刘征童年中偶有的趣事。1989年,刘征回忆道:“今年正月十五日全蚀。这要是在有皇帝的老年间,适逢上元而月有蚀之,是上天示警,好家伙,不知因此要杀死多少无辜者,说不定皇帝要下罪己诏的。就是在已经没有皇帝的老年间也不是一件小事,千家万户都会敲起铜盆、铁锅等能发声的器皿来,人们相信用这种办法会救出正在被天狗吞食的月亮。我小时候不仅耳闻过这种丁丁当当的交响乐,而且曾敲打过脸盆。”^② 这是童年刘征老家的民俗的“交响乐”,是由包括刘征在内的村民们共同“演奏”的。这,在大人们那里是祈祷月亮复明、风调雨顺;而在童年刘征那里,更多的只是好奇、寻趣。

刘征还是个戏迷。这与他小时候在村子里看“野

^① 刘征:《杂感三首·吹竹叶》。

^② 刘征:《赏月诗话》。

台子戏”有着渊源关系。农闲时,村庄郊外唱大戏,一唱就是三五天,唱的是河北梆子。戏班子不正规,有时唱到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来几句京戏,颇有野趣。刘征曾撰文道:“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看野台子戏,看过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穆桂英一上场,杨六郎就吓得从帅位上跌下来,躺在地上一只脚朝天,脚和纱帽翅乱颤。穆小姐几度拔剑相胁,好不威风。京剧却不大相同。穆小姐一出台就跪下了,矮墩墩地一动不动,可倒好,一跪到底。京剧毕竟是产自京师,曾经御览的,在朝廷命官面前,女山大王兼私订的儿媳,焉得不跪?但我更倾心于野台子上那个带着些草野气的穆小姐。”^① 像所有的小孩子那样,童年刘征好玩耍,不喜欢小家子气,而崇尚“草野气”,如吃鲜花生时是先在地下挖洞将花生放入其中,然后用树叶盖上烧着吃;又如捉迷藏“树杪鸣蝉雨后蛙,平畴十里帐青纱,迷藏随处隐桑麻”^② 等。这些均在刘征骨子里渐生一种朴野的阳刚气质。

刘征总喜欢回头打量他的童年。刘征诗文中有一种叫做“童年情结”的染色体。刘征将童年视为人生的起点,人生的故乡;也将童年视为人类文化精神的起

① 刘征:《歪补〈辕门斩子〉》。

② 刘征:《浣溪沙》。

点,人类文化精神的故乡。刘征对童年的抒写与吟唱,绝不是对现实的回避,也不仅是寻求心灵上的抚慰,而是表现为一种怀乡之苦——文化寻根意义上的乡愁。

第二章

从家塾到村小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6岁那年刘征开始了学子生涯。刘征是从封建教育的传统形式——家塾开始接受正统的国学教育的。他说：“我6岁上学，上的是家塾，同姑姑、姐姐一起读书。塾师是位老秀才，矮而胖，总是笑嘻嘻的，教鞭和板子都有，却很少使用。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一类的书，还教我写毛笔字、对对子和用文言作文。我要终生感谢他。也许我对

文学的爱好,此时已播下了种子。”^① 不像鲁迅笔下“三味书屋”里的那位“极方正、质朴、博学”^② 的宿儒式的先生,刘征家塾里的那位启蒙老师是位温和而严谨的老秀才,使刘征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爱好;也不像当年读私塾的鲁迅在三味书屋中多少有些嫌恶私塾式的枯燥乏味,刘征却对在家塾中所受到的封建性启蒙教育和他的那位启蒙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可是,好景不长,第一位老师辞馆了,继之而来的第二位老师却是严厉的,从没有笑容,而且打手板。他深深愧疚地谈到他的一次淘气。他说:“当时年纪幼小,整天整月整年被关在书房里,如同野鸟入笼,很不自在。书房一连三间,靠右首的一间是老师的卧室。卧室里有一铺大炕。有事弟子服其劳,天冷的时候烧炕自然是我们几个学生的事。有一回,我们偷偷爬上房顶,用砖盖住烟囱的出口——学生里只有我一个男孩子,这爬高的任务总是由我来完成;然后在送入灶膛里的柴禾上泼一点水。这样,点起火来浓烟滚滚,烟囱出不去就往屋里灌,不一会儿,大家就都对面不相见,只听得连声咳嗽声了。老师无可奈何地一挥手:‘放学吧!’我们都箭一般地跑出书

① 刘征:《一串歪斜的脚印》。

②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房。”^① 刘征们的这般小小的“恶作剧”表明了家塾教育与儿童天性之间的牴牾。那时，到私塾读书还有一个“入门”仪式——行礼。行礼就是跪拜，有两个程序和两项内容：作为弟子，先得向孔子牌位行礼，再向私塾先生行礼。只有例行了这种入学仪式，方可成为合格的该塾师的入室弟子。刘征回忆道：“孔夫子，我6岁那年进私塾是拜过的，拜的是一块牌位。”^② 当然，年幼的刘征在行礼时并不知道为何要向孔子的牌位跪拜（而不像塾师，一个大活人就威严地坐在面前受礼）。他只是听老人说过“我国有两个圣人：一个文圣人，孔夫子；一个武圣人，关老爷”^③。武圣人关老爷，他在村子的野台子戏里见过，并且在看戏回来时，他因用高粱秆制造了一把大刀，扮起关老爷来，挨了一顿骂。同样，对文圣人，他也是无知的，只是听从大人的安排“盲拜”孔夫子才没有犯忌。至于他说：“孔夫子，有一部《论语》在，而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位老先生的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发生过宏大而深远的影响，说他‘圣’，是当之无愧的。”^④ 这是他长大后才获知的。鲁迅在三味书屋行礼时，还没有孔子牌位，而只是向着三味书屋的匾和匾下画的鹿行礼。大约小鲁迅与

① 刘征：《一串歪斜的脚印》。

②③④ 刘征：《话说关老爷》。

小刘征一样,在向偶像跪拜时均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均可视为膜拜了吧。

在家塾读了两年后,刘征就上了“村小”。从家塾到村小,对刘征而言,是从小河到大海,步入一个自由读书的时空。如果说在家塾刘征于文学(包括读书)还只是处于启蒙阶段的话,那么在村小刘征于文学(也包括读书)就已进入自觉阶段了。所以,刘征曾这样来评估他在村小的学习:“我的爱好文学,又一次播下种子。”^①

刘征在村小所受的教育,已经有类于新式教育了。这种“先收后放”(这不也是一种“实和活”吗?!)的教育机制的转变,对刘征的成长极其有利。他说:“上了村小,念的是国语、算术一类‘洋书’。因为我有家塾的底子,读起‘洋书’来一点也不费力。”^②无怪乎,至今仍有部分人潮爱家塾类封闭式的国学教育,乃至有的地区还专门成立国学学校,不过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巩固。当然,家塾也不像某些激进的教育工作者想象的那样,是“有毒”的。根据刘征的切身体会,他认为家塾教育可以为学习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而有了这样的“底子”,学起其他学科来,也要省力得多,且有效得多。

①② 刘征:《一串歪斜的脚印》。

在村小课堂上，刘征所获知识不多。他仅仅感兴趣于村小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老鼠娶媳妇”一类故事，仅此而已。而课外学习使刘征扩大了阅读面、丰富了学识。在没有指导老师的条件下，刘征凭着强烈的求知欲，把只要是能获得的课外书基本上读遍了。要知道，刘征当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昏黄的油灯与大量的阅读，已严重地损害了刘征的视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累得我到老仍扛着 1600 度的近视眼镜”^①。刘征当年迷读的课外书有《施公案》、《包公案》、《济公传》、《十二寡妇征西》、《十粒金丹》等。他入神地迷读它们。拿《济公传》来说吧，刘征回忆道：“我小时候爱读《济公传》，现在还留有印象。这位不慌不忙、笑嘻嘻的穷和尚，不但法力无边，而且颇有几分卓别林的幽默，用草鞋打人，鞋子竟会拐弯儿。”“我被这些书迷住了，有时自己幻想是济公，拿起一柄破蒲扇就仿佛真的成了活佛。”^② 迷读书，使刘征最终成了读书迷。书——读书、编书、著书，伴随刘征一生。刘征算得上“书人”。

① 刘征：《闲话迟到》。

② 刘征：《一串歪斜的脚印》。